

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的句法特徵及其主觀性

羅虞歡

成都大學

提要

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要求名詞須是個體名詞、口語化的集合名詞、物質名詞、口語化的抽象名詞、專有名詞；量詞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率較高的個體量詞“件、條、張、封、本、支、個”和集合量詞“雙”。量詞均可換為通用量詞“個”，“個”不具有計量功能，主觀化程度更高。“名量”結構不僅表達定指義，量詞還演變出主觀性標記的用法，表示主觀上的“增量”，突顯名詞性成分及其相關聯的事件在話語中的地位。

關鍵詞

遵義方言，“名量”結構，定指，主觀性

1. 問題的提出

遵義方言（西南官話西蜀片岷赤小片）中，部分量詞可放在名詞後，構成“名量”結構，例如：

- (1) a. 筷子雙（/個）落地上了。（筷子掉地上了。）
- b. 準備出門了，把衣服件（/個）穿起。（準備出門了，把衣服穿上。）

胡光斌（1989）較早對該現象進行了報導，指出“名量”結構表示個體的、定指的事物，並對能夠進入該結構的名詞和量詞，以及該結構的句法功能進行了簡要描寫。葉婧婷（2021）對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的句法位置進行了補充，並通過與遵義方言中受修飾的“量名”結構進行對比，得出“名量”結構是“准定冠詞型結構”，源於“這/那件衣服件”量詞拷貝結構；而受修飾的“量名”結構（如“紅的件衣服、白的雙鞋”）則源於省略指示代詞，屬於“准指示代詞型結構”。

以上兩篇文章對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的形式和功能都做了較詳細的描述，但仍存在一些基本的問題有待說明。例如哪些名詞和量詞能進入該結構？一般的量詞都能換為“個”，但“名量”和“名個”的功能是否有別？“名量”結構和“量名”結構除了定指類型存在差異外，是否還表現出其他差異？

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，詳細描寫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的句法特徵，找出“名量”結構的使用條件和除定指以外的語用功能。本文語料（遵義主城區）來自筆者的自省、調查和自錄的自然對話口語語料。筆者的母語方言為主城區的遵義話，五位合作發音人為 50–80 歲土生土長的遵義人。

2. “名量”結構的句法特徵

2.1. “名量”結構的組成

遵義方言數量名語序與普通話相同，為“指+數+量+名”（為行文方便，下文稱通常情況下的數量名語序為“常規結構”），如“那兩本書、這支筆、一雙鞋”。然而，並非所有的常規結構都能轉換為“名量”結構。本節將對“名量”結構中名詞和量詞的組成進行詳細描寫。

2.1.1. 量詞

遵義方言的“名量”結構只能接受個體量詞“件、條、張、封、本、支、個”和集合量詞“雙”進入該結構，其他量詞不行。例如：

- (2) a. 衣服件 / 褲子條 / 紙張 / 信封 / 書本 / 鋼筆支 / 人個咗？（那件衣服 / 那張紙 / 那封信 / 那本書 / 那支鋼筆 / 那個人呢？）【個體量詞】
 b. * 電影場² * 泥巴坨 * 電池節 * 汗水顆 * 水缸口 * 學校間
 * 窗子扇 * 橙汁杯 * 水桶隻 * 手錶塊 * 管管根 * 剪刀把
- (3) a. 把筷子雙遞給我下兒。（把那雙筷子遞給我一下）【集合量詞】
 b. 把 * 耳環對（/* 碗副 /* 項鍊串）放好。
- (4) * 方法起 * 人起 * 植物種 * 菜樣【種類量詞】
- (5) * 衣服些³ * 想法些 * 水果點 * 點心點 * 心意點【不定量詞】
- (6) * 墨水瓶（/* 飯碗 /* 煤車）打翻了。（那瓶墨水（/ 那碗飯 / 那車煤）打翻了。）【臨時量詞】
- (7) * 田畝 * 布尺 * 錢塊 * 米升 * 肉斤【度量詞】

¹ “名量”結構的量詞表示定指，但不指示距離遠近，翻譯為普通話時，沒有完全相對應的說法，只能根據情況譯為“這件衣服”“那件衣服”或直接譯為“衣服”。

² 葉婧婷（2021）《貴州遵義方言表達定指的“名量”和“量名”結構》一文中出現了“電影場”的例句，但根據本人語感並與五位發音人核實，很難接受“場”進入“名量”結構。

³ 遵義方言中的“些”在常規結構中為不定量詞，放在名詞後只能理解為複數標記，不能理解為表定指的“名量”結構。

以上可見，個體量詞“件、條、張、封、本、支、個”、集合量詞“雙”，可以進入“名量”結構，其他量詞不行。

2.1.2. 名詞

(一) 個體名詞

A. 有專用量詞的個體名詞。可與專用量詞搭配，也可換為通用量詞“個”。例如：

- (8) a. 衣服件 (/個) 著水打濕了。(衣服被水打濕了。)
b. 這是我的鋼筆支 (/個)，啲呢跑你那裡去了？(這是我的鋼筆，怎麼跑你那兒去了？)

這些個體名詞後面加上複數標記“些”後，不能再加量詞。例如：

- (9) a. *娃兒些個都睡了哈？(孩子們都睡了對吧？)
b. *書些個啲呢擺成這種樣子了？(書怎麼擺成這個樣子了？)

B. 身體部位名詞。具有唯一性的身體部位名詞一般不與個體量詞搭配，但可以進入“名+個”結構。例如：

- (10) a. 胸口個痛。(胸口疼。)
b. 腳個都跟我走斷了。(腳都快給我走斷了。)

(二) 集合名詞

集合名詞通常不能與個體量詞搭配，但日常使用頻率較高的、口語化的集合名詞可以進入“名+個”結構；從普通話中吸收來的、書面語色彩濃厚的集合名詞不能進入該結構。例如：

- (11) a. 她爹媽個不在家，你去也是白去。(她爸媽不在家，你去了也是白去。)
b. 子女個孝順比啲呢都強。(子女孝順比什麼都強。)
c. *把物品個收起來。(把物品收起來。)
d. *山脈個光禿禿的。(山脈光禿禿的。)

(三) 物質名詞

物質名詞通常不能與個體量詞搭配，但可以進入“名+個”結構。例如：

- (12) a. 衣服著水個打濕了。(衣服被水打濕了。)
 b. 聲音個有點小。(聲音有點小。)

(四) 抽象名詞

抽象名詞通常無法計量，但口語化了的抽象名詞可以與“個”搭配進入“名量”結構。進入該結構的抽象名詞必須具有口語色彩，書面語色彩的詞不能進入該結構。例如：

- (13) a. 記性個 (/ * 記憶力個) 著狗吃啦？(記性被狗吃了？)
 b. 魂個 (/ * 靈魂個) 都嚇落了。(魂都嚇飛了。)

(五) 專有名詞

專有名詞一般不與專用量詞搭配，但可以進入“名+量”結構。例如：

- (14) a. 張軍個沒來上課。(張軍沒來上課。)
 b. 連倒下了幾天雨，新蒲個都著水淹了。(連著下了幾天雨，新蒲(遵義的一個地方)都被水淹了。)

綜上所述，“名量”結構的組成突破了通常情況下名詞和量詞的組合規律，且“名量”無法像常規結構那樣在名詞和量詞中間插入數詞或指示代詞構成“名+指/數+量”，如“*紙一張”“*鋼筆這支”“*衣服這兩件”無法成立。能進入“名量”結構的名詞可以是個體名詞、口語化的集合名詞、物質名詞、口語化的抽象名詞、專有名詞。量詞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率較高的個體量詞“件、條、張、封、本、支、個”和集合量詞“雙”。其中通用量詞“個”使用範圍最廣：不能進入“名量”結構的量詞，均由“個”代替；能夠進入“名量”結構的量詞，也能替換為“個”。量詞“個”與個體名詞、物質名詞、專有名詞、口語化的集合名詞和抽象名詞均能搭配。

2.2. “名量”結構的修飾成分

葉婧婷(2021)認為，“名量”結構的修飾性成分可以是領屬語，但不能是性質形容詞或關係小句，如例(15a)(15b)(16a)。受領屬語修飾時，不能與指量名結構對舉，如例(16b)；可以出現在同位語位置，如例(17)。葉文舉例如下：

- (15) a. 我的衣服件好看點。(葉婧婷 2021: 438, 下同)
 b. * 白的衣服件好看點。

- (16) a. * 昨天上映的電影場好看。 b. * 我的衣服件比那件衣服好看。
(17) a. 我的朋友個王曉曉明天要來。 b. 王曉曉我的朋友個明天要來。

根據筆者語感及與五位發音人核實，例（16a）“電影場”本身就不大能說，如換為“電影個”，則例句可以接受。此外，我們還發現一些關係小句也可以修飾“名量”結構，例如：

- (18) a. 我買的衣服件好看點。（我買的這 / 那件衣服好看些。）
b. 昨天看的電影個還可以。（昨天看的那個電影還可以。）
c. 把教英語的老師個喊過來。（把教英語的那個老師叫過來。）
(19) a. * 我在網上買的的衣服件好看點。
b. * 昨天在李麗家看的電影個還可以。
c. * 喊教我們班英語的老師個來幫忙。
(20) a. 昨天看的電影個還可以。
b. ? 昨天晚上看的電影個還可以。
c. * 昨天晚上在電影院看的電影個還可以。

例（18）的關係小句本身是簡單的主謂（“我買的”）、狀中（“昨天看的”）或動賓（“教英語的”）結構，沒有其他修飾成分，結構較為緊密，句子可以接受。例（19）在關係小句中插入其他修飾成分後，句子不能成立。由例（18）–（20）可見，關係小句的長度越長，句子接受程度就越低。從信息流的角度來看，說話人認為聽話人已知的信息，編碼方式簡單；說話人認為聽話人未知的信息，編碼方式繁複，這個由簡到繁的等級為：零形式 > 代詞 > 光桿名詞 > 代詞 / 指示代詞 + 名詞 > 限制性定語 + 名詞 > 修飾性定語 + 名詞 > 關係從句（方梅 2005）。“名量”結構表示定指，是說話人認為聽話人能夠指別的已知信息，不宜採用編碼複雜的形式，因此“名量”結構只能接受簡單的關係小句修飾。

綜上所述，“名量”結構的修飾成分可以是領屬語、同位語、結構簡單的關係小句，不能是性質形容詞和結構複雜的關係小句。

3. “名量”結構的指稱功能

據葉婧婷（2021）考察，“名量”結構為專用量詞時，只能表達定指，不能表達類指；用通用量詞“個”時，既可以表達定指，也可以表達類指。可見，“名量”結構並非如胡光斌（1989）所說只表示“個體的”事物，還可表示類指。例如：

- (21) a. 鋼筆支一點都不好寫。(這 / 那支鋼筆一點都不好寫。)**【定指】**(葉婧婷 2021: 437, 下同)
 b. *鋼筆支都賣得嘿貴。(鋼筆都賣得很貴。)**【類指】**
- (22) a. 鋼筆個一點都不好寫。(這 / 那支鋼筆一點都不好寫。)**【定指】**
 b. 鋼筆個都賣得嘿貴。(鋼筆都賣得很貴。)**【類指】**

定指包括五種類型：直指、回指、關聯回指、認同指和大情景指 (Lyons 1999; Himmelmann 2001; 盛益民 2017 等)，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涵蓋這五種定指類型，葉文已做詳細描述，本文只簡要舉例如下：

直指：交際情景中的某個對象。

- (23) 要下雨了，趕緊把衣服件收了。(要下雨了，趕緊把衣服收了。)

回指：前文出現過的對象。

- (24) 他就一條褲子，褲子條還是爛的。(他就一條褲子，褲子還是破的。)

關聯回指：通過聯想可識別的對象。

- (25) 去年才買的房子，牆壁個就起泡了。(去年才買的房子，牆就起泡了。)

認同指：聽說雙方經歷中的某個對象。

- (26) 西瓜個可以拿出來吃了。(西瓜可以拿出來吃了。)

大情景指：言語社團或文化背景中獨一無二的對象。

- (27) 天個黑洞洞的，要下雨嘎。(天黑漆漆的，恐怕要下雨。)

“名量”的句法位置也體現了其定指性。據葉婧婷 (2021) 考察，“名量”可出現在話題、主語、受事話題、把字賓語、定語、兼語位置，不能出現在雙賓結構賓語位置、普通動詞賓語位置、有字句賓語位置以及存現句中，符合 SVO 語言中動詞前的句法位置與定指性相關、動詞後的位置與不定指相關的特徵。

4. “名量”結構的主觀性

4.1. 量詞的增量功能

董秀芳(2024)指出普通話的“這”“那”加在專有名詞、普通名詞性成分或具有指稱性的動詞性成分前有增量的功能(如“這唐僧循規蹈矩”),起到聚焦的作用,使其後的成分得到突顯,提高其在話語中的地位,引起聽話人注意。“這”“那”是表達主觀性的成分,因此其使用與否取決於說話人。說話人在覺得必要突顯某個成分時,就可以加上。如果將“這”“那”去掉,也不會影響句子的命題意義。遵義方言的“名量”結構也有這樣的表現和作用。例如:

(28) ((筆者和父親關於本地新聞的一段對話))

父親:今天早晨7點過馬家灣那裏發生車禍了,撞了四個娃兒。(今天早上7點過馬家灣那裏發生車禍了,撞了四個孩子。)

筆者:啲呢搞的咁?(怎麼回事啊?)

父親:出租車司機搶道。

筆者:就把別個娃兒個撞了?(就把別人孩子撞了?)

父親:是啊,還好撞得不是很嚴重。

這是日常交談的一段錄音轉寫,筆者在沒有任何干預和引導的情況下,非常自然地使用了“名量”結構。筆者當時聽到出租車司機僅僅為了搶道就撞了四個孩子非常震驚,通過加“個”使“娃兒”得到突顯,表達震驚同時引聽話人注意,意在再次向父親確認消息的真實性。此處筆者並非單純定指那四個孩子,而是重在對名詞“娃兒”進行主觀上的“增量”。去掉“個”不影響句子的命題意義,但只是通過提問向聽話人確認,並沒有突出強調“娃兒”以表達說話人情感態度。

實際上,“名量”結構總是含有突顯名詞性成分及其相關聯事件的功能。例如:

(29) a. 衣服件著水打濕了。

b. 衣服著水個打濕了。

c. 衣服著水打濕了。

例(29a)突顯的是“衣服”,重在提醒聽話人“是衣服被打濕了,不是別的被打濕了”,只能用於回答“什麼被水打濕了?”,不能回答“衣服被什麼打濕了?”。例(29b)突顯的是“水”,重在提醒聽話人“衣服是被水打濕了,不是被別的打濕了”,只能用於回答“衣服被什麼打濕了?”,不能回答“什麼被水打濕了?”,二

者都不是客觀陳述一個事件。例(29c)沒有用“名量”結構，既可以用於回答“什麼被水打濕了？”，也可以回答“衣服被什麼打濕了？”，因為無論是“衣服”還是“水”都沒有被突顯，不會與疑問點發生衝突。

能進入“名量”結構的個體量詞“件、條、張、封、本、支”和集合量詞“雙”都可以換為通用量詞“個”。二者的區別在於用專用量詞時，名詞所指代的事物數量只能為“一”；用通用量詞“個”時，名詞所指代的事物數量可以為一，也可以是多個，具體數量需依語境而定。例如：

(30) ((提醒聽話人注意))

a. 筷子雙 (/個) 落地上了。(筷子掉地上了。)【筷子為一雙】

b. 筷子個 (/雙) 落地上了。(筷子掉地上了。)【筷子為一根或大於一雙時】

(31) a. 把衣服件 (/個) 掛起，不要亂甩。(把衣服掛起來，不要亂扔。)【衣服為一件】

b. 要落雨了，把衣服個 (/件) 收進來。(要下雨了，把衣服收進來。)【衣服為多件】

例(30)筷子數量為一雙時能用“雙”或“個”，筷子數量為一根或大於一雙時，只能用“個”。例(31)衣服的件數為一件時可用“件”或“個”，多件時只能用“個”。量詞本身不包含數量意義，但其最基本的功能是幫助數詞計數或排序，數量結構常相伴相隨，必然會“臨近感染”，出現量詞含數等扭結現象(李宇明2000)。葉婧婷(2021)認為“名量”結構源於“這/那件衣服件”量詞拷貝結構，據此我們推測專用量詞在計量時蘊含的數量“一”來源於“這/那(一)件衣服件”省略的數詞“一”。可見，專用量詞雖發展出主觀性標記的用法，但仍然保留了幫助數詞計數的基本功能。通用量詞“個”對其前名詞所代表事物的數量沒有要求，說明“個”已經失去原本的計量功能，完全發展為突顯名詞成分及其相關事件的主觀性標記。

接下來我們通過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與其他語言、方言中表示定指的結構比較，與遵義方言中的“量名”結構比較，進一步論證“名量”結構的主觀性。

4.2. 與其他語言 / 方言中的定指結構比較

紹興方言和粵語的“量名”結構、英語的定冠詞 *the*，也可表達定指；通過比較發現，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雖然也表示定指，但帶有說話人的主觀性。

(一) 定指：

(32) a. 粵語⁴

甲：中山大學嘅牆磚系乜嘢色嘅？（中山大學的牆磚是什麼顏色的？）

乙：滴牆磚系紅色嘅。（牆磚是紅色的。）

b₁. 遵義方言

甲：中大的牆磚是啲呢顏色的？

乙：？牆磚個是紅色的。

b₂. 遵義：你曉得不，中大的牆磚個是紅色的！（你知道嗎，中山大學的牆磚是紅色的！）

b₃. 遵義：你看，中大的牆磚個是紅色的。（你看，中大的牆磚是紅色的。）

例（32a）甲問乙中大的牆磚是什麼顏色，乙的回答是客觀描述牆磚的性質，粵語可以在答句用“滴牆磚”表示定指。例（32b₁）詢問五位發音人遵義話是否可以用“牆磚個”回答時，一位表示不太自然，四位表示不可以說。（32b₂）聽說雙方不在言談現場，說話人認為聽話人不知道中大的牆磚是紅色，想要聽話人特別注意，這時再次詢問發音人句子是否可以接受，五位發音人均表示可以說。（32b₃）聽說雙方都在言談現場，說話人現場看到中大的牆磚是紅色，想要引起聽話人注意，五位發音人均表示可以用“名量”結構表示強調。由（32b₂）（32b₃）可見，無論言說雙方是否具有現場性，都可用“名量”結構進行強調。

(33) a. 英語：He entered the room. The ceiling was very high.（他走進房間，房間的天花板很高。）

b₁. 遵義：（（客觀描述房間情況））他走進房圈，？房圈的天花板個很高。

b₂. 遵義：（（給小朋友講故事））他走進房圈，房圈的天花板個很高。（他走進房間，房間的天花板很高。）

例（33a）是敘述一個客觀情景，英語可以用 the 關聯回指前一句中 room 的天花板。我們把例（33a）的情景描述給五位發音人，讓他們用遵義話轉述，五位發音人均未使用“名量”結構。詢問是否可以在該句中用“天花板個”時，一位發音人表示可以，一位表示有點彆扭，其餘三位表示不能接受。詢問表示可以的發音人，用“個”和不用“個”有什麼區別時，發音人表示用“個”有強調該房間的天花板比一般的房間更高的意思。可見加上“個”後，其前的成分“天花板”得到突顯。例（33b₂）設定說話人在給小朋友講故事，說話人希望小朋友特別注意房間的天花板超出了通常的高度，這時五位發音人均表示可以用“名量”結構。

⁴ 本小節粵語例句均由中山大學博士鄧秋玲提供。

- (34) a. 紹興：俚小唔娘上外撥諾買得件蠻蠻好看嗰衣裳_i。件³³衣裳_i是藍顏色咯，諾歸來哉來候候看。（你小阿姨昨天給你買了一件很好看的衣服，這件衣服是藍顏色的，你回來了試試看。）（盛益民、陶寰、金春華：2016: 40）
- b. 廣州：你細姨媽琴日同你買咗一件衫，件衫系藍色嘅，你翻嚟試下。
- c. 遵義：？你小嬢昨天跟你買了件衣服，衣服件是藍色的，你回來了試下兒。

例（34）紹興方言和粵語都能用“量名”回指前面的“衣服”，遵義方言有兩位發音人表示可以，三位表示不能接受。詢問選擇可以的兩位發音人加“件”和不加“件”有何區別時，發音人表示加上“件”後有強調衣服不是別的顏色，是藍色之義。

綜上所述，“名量”結構與其他方言中的“量名”結構不同，表達定指時含有說話人的主觀性，量詞具有增量的功能，起到聚焦的作用，使其前的名詞得到突顯，提高其在話語中的地位，引起聽話人注意。

4.3. “名量”結構與遵義方言“量名”結構比較

遵義方言的“量名”結構也可表示定指，不能以光桿形式出現，須受性質形容詞、名詞、領屬語、關係小句的修飾，受修飾時定語標記“的”強制出現，“量名”結構是省略指示代詞而來（葉婧婷 2021）。例如：

- (35) a. 紅的雙鞋好看點。（紅的這 / 那雙好看些。）
- b. *雙鞋好看點。
- (36) a. 我買了紅的件衣服。【“量名”結構】
- b. *我買了衣服件。【“名量”結構】
- c. 我把衣服件買了。（我把那件衣服買了。）
- d. 衣服著水個打濕了。（衣服被水打濕了。）
- e. 這是我的衣服件，你啲呢穿起去了。（這是我的衣服，你怎麼拿去穿了。）

同樣都具有定指義，“量名”可以出現在普通動詞賓語位置（例（36a）），“名量”卻只能在“把”字句（36c）、“著”字句（36d）、“是”字句（例（36e））這類有標記句型中作賓語。“把”字句和一般動賓句相比，具有“主觀處置”義（沈家煊 2002）；“被”字句是移情過程的產物（Zhang 1994），說話人認為施事是責任者，受事是受損者，具有主觀性；“名量”結構作“是”字句的賓語時，也並非單純的判斷，而是包含說話人的強調。可見，從句法位置來看，“名量”結構對主觀性有要求，而“量名”結構則沒有，只是客觀地表示定指。

從互動性來看，“名量”結構只能用於有聽話人的場景，說話人使用該結構意在希望聽話人聚焦到量詞前的成分；“量名”則沒有這樣的要求。例如：

- (37) a. 小的個娃兒睡了，不要吵！（小的那個孩子睡了，不要吵！）
b. 小的個娃兒每天晚上9點睡覺。（小的那個孩子每天晚上9點睡覺。）
(37') a. 娃兒個睡了，不要吵！（孩子睡了，不要吵！）
b. ?娃兒個每天晚上9點睡覺。（這/那個孩子每天晚上9點睡覺。）

例（37）（37'）的 a 句都是說話人提醒聽話人不要吵到孩子睡覺，帶有主觀性；b 句是敘述孩子每天的習慣，不具主觀性，也不一定存在聽話人。“量名”結構在 a、b 兩句中均能出現，“名量”結構則只能用於有聽話人在場並包含說話人主觀性的 a 句。

從“名量”和“量名”結構對名詞和量詞的選擇來看，也體現出主觀性的差別。先看量詞：

A. 個體量詞：

- (38) a. 衣服件咗？（衣服呢？）【“名量”結構】
b. 紅的件衣服咗？（紅的那件衣服呢？）【“量名”結構】

B. 集合量詞：

- (39) a. 把筷子雙遞給我下兒。（把筷子遞給我一下。）
b. 把短的雙筷子遞給我下兒。（把短的那雙筷子遞給我一下。）

C. 種類量詞：

- (40) a. *方法種用對了事半功倍。（用對了方法事半功倍。）
b. 用我的種方法事半功倍。（用我的這種方法事半功倍。）

D. 不定量詞：

- (41) a. *水果點吃完了。（這/那點水果吃完了。）
b. 小王拿的點水果吃完了。（小王拿的那點水果吃完了。）

E. 度量詞

- (42) a. *田畝著水淹了。(那畝田被水淹了。)
 b. 他家的畝田著水淹了。(他家的那畝田被水淹了。)

再看名詞：

(一) 個體名詞

A. 有專用量詞的個體名詞：

- (43) a. 紙張 (/個) 著撕爛了。(紙被撕破了。)
 b. 白的張紙著撕爛了。(白的那張紙被撕破了。)

B. 身體部位名詞：

- (44) a. 我的胃個不舒服。(我的胃不舒服。)【具有唯一性】
 b. *我的個胃不舒服。(我的這個胃不舒服。)
 (45) a. 我的眼睛個進沙沙了。(我的眼睛進沙子了。)【不具有唯一性】
 b₁. 我的 * (這) 個眼睛進沙沙了。(我的這只眼睛進沙子了。)
 b₂. 左邊的個眼睛進沙沙了。(左邊的這只眼睛進沙子了。)

(二) 口語化的集合名詞

- (46) a. 爹媽個打工去了。(爸媽打工去了。)
 b. * 打工的對 (/個) 爹媽是她家的。(打工的那對爸媽是她家的。)

(三) 物質名詞

- (47) a. 天個好藍喲!(天好藍啊!)
 b. * 今天的個天好藍喲。(今天的天空好藍啊。)

(四) 口語化的抽象名詞

- (48) a. 我的魂個都著嚇落了。(我的魂都被嚇飛了。)
 b. * 我的個魂都著嚇落了。(我的魂都被嚇飛了。)

(五) 專有名詞

- (49) a. 今年遵義個都下雪了。(今年遵義都下雪了。)
b. *今年的個遵義都下雪了。(今年的遵義都下雪了。)

從量詞的搭配來看，“量名”結構能接受上述所有量詞類型，“名量”結構只能接受個體量詞“件、條、張、封、本、支、個”和集合量詞“雙”。從名詞的搭配來看，“量名”結構不能接受口語化的集合名詞（例（46b））、物質名詞（例（47b））、口語化的抽象名詞（例（48b））、專有名詞（例（49b））、以及唯一性的身體器官名詞（例（44b）），這幾類名詞在常規數量名結構中通常不能與量詞搭配，但“名量”結構可以接受上述名詞類型。

可見，“名量”結構准入的量詞類型少，名詞類型多，說明量詞在該結構中已經發生主觀化。通用量詞“個”與名詞的搭配突破了常規搭配限制，失去了傳統的計量功能，主觀化為表達“增量”的主觀化標記；其他專用量詞在保留計量功能的同時，也發展出了“增量”的功能。

董秀芳（2016, 2021）認為漢語是主觀性突顯的語言，漢語重視的是標記說話人的主觀評價，並進一步指出（董秀芳 2024）受此制約，漢語名詞前的“個”（如“吃個飯”）、指示代詞“這”“那”都向表達主觀性方向虛化，在功能上表達主觀上的“增量”或“減量”，突顯或降低名詞性成分或名詞性成分相關的事件在話語中的地位，發生主觀化是漢語名詞前成分的一個主要趨勢。遵義方言的“名量”結構，量詞雖然是名詞後成分，但其功能與普通話的名詞前的“這”“那”有相似之處，都是用於限定名詞，我們認為“名量”結構中的量詞正是受漢語主觀性突出這一整體特徵的制約，發展出了“增量”的功能。⁵

結合葉文對“名量”和“量名”結構的考察，我們重新將兩個結構的差異概括如下：

⁵ 量詞表示增量還是減量與其所在結構相關，普通話“V 個 N”結構“個”表示減量是由於其前省略了數詞“一”，“個”從標示最小數量演變為標示價值上的小量。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中的量詞是“這 / 那 + 量詞 + N + 量詞”的拷貝結構發展而來，整個結構表示定指，起到聚焦的作用，從而量詞發展出增量的功能。遵義方言的“個”表增量的功能看似與普通話的“個”表減量相反，但從其所在結構的整體意義來看，與董秀芳（2024）的觀點並不衝突，而是從方言的例子驗證了“定指發展出主觀增量”這一演變趨勢。

表 1 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和“量名”結構的差異

	“名量”結構	“量名”結構
句法分佈	可出現在話題、主語、受事話題、定語、兼語位置，作賓語時只能在“把”字句、“被 _著 ”字句、“是”字句這類主觀性強的句型。例： * 我買了鞋雙。 我把鞋雙買了。 他著狗個咬了。 這是我的鞋雙，還我。	可出現在話題、主語、受事話題、定語、兼語位置，作賓語時可以是普通動詞賓語，雙賓語的近賓語和遠賓語。例：我買了黑的雙鞋。 王笑笑給了三班的個老師（一）本書。 王笑笑給了我張愛玲的本書。
對量詞的選擇	受限：個體量詞“件、條、張、封、本、支、個”和集合量詞“雙”。	不受限：常規數量名結構中與名詞搭配的量詞均能進入。
對名詞的選擇	可接受數量名結構中不能與量詞搭配的名詞：物質名詞、專有名詞、口語話的集合名詞和抽象名詞	只能接受常規數量名結構中能與量詞搭配的名詞
結構類型	准定冠詞型	准指示代詞型
定指類型	直指、回指、關聯回指、認同指、大情景指	直指、回指、關聯回指、認同指
主觀性	要求句子具有主觀性，表示“增量”，突顯名詞性成分及其相關聯的事件。例：* 娃兒個每天晚上 9 點睡覺。 娃兒個睡了，不要吵！	對主觀性沒有要求。例：小的個娃兒每天晚上 9 點睡覺。 小的個娃兒睡了，不要吵！
互動性	要求有聽話人	不要求有聽話人

5. 結語

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可接受領屬語、同位語和結構緊密的關係小句修飾。名詞須是個體名詞、口語化的集合名詞、物質名詞、口語化的抽象名詞、專有名詞；量詞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率較高的個體量詞“件、條、張、封、本、支、個”和集合量詞“雙”。專用量詞均可換為通用量詞“個”，區別在於專用量詞雖發展出主觀性標記的用法，但仍然保留了幫助數詞計數的基本功能，其前名詞所代表的事物數量只能為“一”；通用量詞“個”失去原本的計量功能，對其前名詞所代表的事物數量沒有要求，完全發展為突顯名詞性成分及其相關聯事件的主觀性標記。

通過與其他方言中表定指的“量名”結構，及遵義方言中受修飾的“量名”結構比較發現，“量名”結構可看作是定指類型的一種，但“名量”結構比起定指，更重要的是表示說話人主觀上的“增量”，突顯名詞性成分以及與名詞性成分相關事件在話語中的地位，引起聽話人注意。“名量”結構的量詞是主觀性成分，省略也不影響句子的命題意義。由於不是強制出現的成分，名詞後加量詞的語序又不符合常規語序，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正在消失。筆者隨機調查了 20 位年齡在 35 歲以下的遵義人，僅有三位表示遵義方言中有該結構。

漢語與西方的一些語言相比，並不注重用形式來標記名詞的指稱類型，而更重視用形式來標記說話者的主觀評價和感情態度（董秀芳 2024）。遵義方言“名量”結構量詞的演變趨勢，符合漢語主觀性突顯的特點，這樣的特點值得關注。

鳴謝

本研究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“清末民初傳教士西南官話文獻的語料整理、分析及語料庫建設”（項目號：23XYY018，主持人：張超）的支持。文章寫作與修改的過程中，承蒙林華勇教授的指導，謹致謝忱。《中國語文通訊》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惠賜多項修改意見，在此一併致謝。文中疏漏，概由作者本人負責。

參考文獻

- Dong, Xiufang (董秀芳). 2016. Zhuguanxing biaoda zai Hanyu zhong de tuxianxing ji qi biaoqian tezheng 主觀性表達在漢語中的凸顯性及其表現特徵 *Yuyan Kexue* 語言科學 6. 561–570.
- Dong, Xiufang (董秀芳). 2021. Hanzang yuxi yuyan de pingjiaxing xingtai 漢藏語系語言的評價性形態 *Minzuyuwen* 民族語文 2. 3–14.
- Dong, Xiufang (董秀芳). 2024. Hanyu mingciqian de zhuguanxing biaoji 漢語名詞前的主觀性標記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語言教學與研究 4. 68–78.
- Fang, Mei (方梅). 2005. Pianzhang yufa yu Hanyu pianzhang yufa yanjiu 篇章語法與漢語篇章語法研究 *Zhongguo Shehui Kexue* 中國社會科學 6. 165–172.
- Himmelman, Nikolaus P. 2001. Articles. In Martin Haspelmath, Ekkehard König, Wulf Oesterreicher & Wolfgang Raible (eds.), *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: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*. 831–841. Berlin & New York: Walter de Gruyter.
- Hu, Guangbin (胡光斌). 1989. Zunyihua zhong de mingliang 遵義話中的“名量”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2. 124–125.
- Li, Yuming (李宇明). 2000. Liangci yu shuci, mingci de niujie 量詞與數詞、名詞的扭結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語言教學與研究 3. 50–58.
- Lyons, Christopher. 1999. *Definiteness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Shen, Jiakuan (沈家煊). 2002. Ruhe chuzhi “chuzhishi”: Lun baziju de zhuguanxing 如何處置“處置式”——論把字句的主觀性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5. 387–399.
- Sheng, Yimin (盛益民). 2017. Hanyu fangyan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gou de leixing chayi yu gongxing biaoqian 漢語方言定指“量名”結構的類型差異與共性表現 *Dangdai Yuyanxue* 當代語言學 2. 181–206.
- Sheng, Yimin (盛益民), Huan Tao (陶寰) & Chunhua Jin (金春華). 2016. Zhunguancixing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gou he zhunzhishicixing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gou: Cong Wuyu Shaoxing fangyan kan Hanyu fangyan dingzhi “liangming” jiegou de liangzhong leixing 准冠詞型定指“量名”結構和准指示詞型定指“量名”結構——從吳語紹興方言看漢語方言定指“量名”結構的兩種類型 In *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*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(ed.), *Yuyanxue luncong* 語言學論叢 53, 30–51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.

- Ye, Jingting (葉婧婷). 2021. Guizhou Zunyi fangyan biao dingzhi de “mingliang” he “liangming” jieyou 貴州遵義方言表定指的“名量”和“量名”結構 *Fangyan* 方言 4. 437–443.
- Zhang, Hongming. 1994.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“bei” in Chinese. In Paul Jen-kuei Li, Churen Huang & Chih-Chen Jane Tang (eds.), *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, II, Historical linguistics*, 321–360. Taipei: Academia Sinica.

Syntactic Features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“Noun-Classifier” Structure in the Zunyi Dialect

Yuhuan Luo
Chengdu University

Abstract

The “Noun-Classifier” (N-CL) structure in the Zunyi dialect requires the noun to be an individual noun, a colloquial collective noun, a mass noun, a colloquial abstract noun, or a proper noun. The classifiers used are primarily high-frequently individual classifiers in daily life, such as *jian*, *zhang*, *feng*, *ben*, *zhi*, and *ge*, along with the collective classifier *shuang*. All classifiers can be replaced with the general classifier *ge*, which lacks a specific counting functionality and carries a higher degree of subjectivity. The N-CL structure not only conveys definiteness but has also evolved into a subjective marker, indicating an “augmentative” meaning that highlights the status of nominal components and their associated events in the discourse.

Keywords

Zunyi dialect, noun+classifier structure, definite, subjectivity

通訊地址：成都 龍泉驛區 成都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

電郵地址：luoyuhuan602@163.com

收到稿件日期：2024年3月6日

邀請修改日期：2024年11月5日

收到改稿日期：2024年11月18日

接受稿件日期：2024年12月30日

刊登稿件日期：2025年1月24日

